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铁道游击队,烙在心底的传奇

文/片 本报记者 孟敏 见习记者 徐萌

青山有幸埋忠骨 生死不离铁道边

六月的枣庄,早上五点半天就已经亮了。在京沪铁路穿城而过的薛城区,记者走进位于临山路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

在王志胜英雄的墓碑前,记者遇到了张宗玺老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火车站就吃火车站。”张宗玺介绍说,王志胜以前住在陈庄,和他家是斜对面,但王志胜常常在火车站打工,只有老母亲和侄子在家。

“他们当年就在枣庄到薛城的火车线上打日本人,打得很痛快。”和张宗玺一起的老枣庄人陈贵环对小说里的情节记得很清楚,他们飞车走壁,搞机枪、打洋行、截布车,让日闻风丧胆。

王志胜正是小说《铁道游击队》里副队长王强的原型。在他墓碑的不远处是另一位英雄刘金山的墓碑。在小说中,刘金山和洪振海共同构成了大队长刘洪的原型。

王志胜的大儿子王金国老人在父亲临终前,帮忙整理了铁道游击队自1940年1月25日成立起的七年战斗经历。王金国说,为了捣毁日军在洋行的情报据点,父亲受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派遣潜入火车站旁边的洋行做搬运工,取得了三掌柜的信任,被提拔为工头,利用工作上的便利,获取了日军的许多情报。

如今,两座英雄的墓碑距离京沪铁路枣庄西站只有几分钟的车程。这两位队长生前就在老火车站战斗,现在依然有铁道陪伴。

血染洋行

王志胜借三掌柜脱险

在位于市中区的老枣庄火车站南,依然保存着当年的洋行和日军炮楼。“这就是日军侵占枣庄期间开设的‘国际洋行’旧址,原名叫‘正泰洋行’。平时以经营五金、布匹等日用百货为幌子,实际是日本侵略军以退役军官为掩护而暗设的情报点,秘密从事间谍活动的大本营。”王金国老人多次听父亲讲起血染洋行的故事,“1939年寒冬,党组织急需两部电话机进行军事联络。我父亲和洪振海就接手此任务,并准备从洋行下手。”

可是只有一支枪、两个人,如何从三个掌柜手中抢下电话机?脑子一转,王志胜想起村里的一名逃兵宋世久,他有两支枪,吸大烟上瘾急需用钱。王志胜就以发现大掌柜那里有满满一箱钱为由,说服他加入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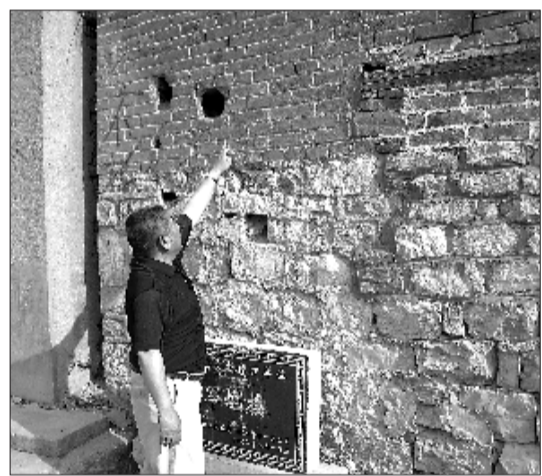
到了深夜,三人约定,王志胜负责三掌柜,洪振海负责二掌柜,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回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情节里。在那个国破家亡、外侮内忧的年代,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侵入山东境内,有一支队伍活跃在枣庄微山湖一带,留下了很多与日军斗智斗勇、殊死抗争的传奇事迹:毁铁路、截军列、打洋行、扒火车、炸桥梁……70余年后,我们循着历史的脚步,用镜头和文字来缅怀他们的英雄事迹。



6月2日,潘福安在他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里向记者展示土琵琶。



6月2日,在枣庄市市中区车站街日军炮楼前,王金国老人指着残留的弹孔,向记者讲述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宋世久负责大掌柜,以王志胜脚踏地的声音为暗号。

“砰!”一声枪响划破了宁静,宋世久提前开枪了。洪振海紧跟着开枪。听到动静的三掌柜,裹着被子滚下床。刚进入房间的王志胜一摸床,没人了,往后一退,蹭到圆鼓鼓的一堆,肥胖的三掌柜裹进厚棉被里,分不清头和脚。王志胜连开数枪,拿起电话机赶紧撤离。

次日,为不让日军起疑,任工头的王志胜照常上班。王志胜和工友进洋行领货,三掌柜就坐在那里,肚子上射穿了6个弹孔,让他们打电话求救。

日军和他们训练的狼狗随后赶来。虽然换过衣服,但狼狗仍能嗅出气味。王志胜急中生智,赶紧去帮三掌柜包扎伤口,趁机把血往身上抹。三掌柜认为他是“良民”,口口声声说“大大的朋友”。后来队伍不小心暴露,200多名工人被抓去审讯,王志胜以救过三掌柜为由逃过一劫。

一个人的展览馆

承载百万人的怀念

和王金国老人一样,不少枣庄人都有很深的铁道游击队情结。市民潘福安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历时多年搜集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和生活遗物,创建了一个铁道游击队展览馆。

在市中区建设路上的卧龙公园里,这座展览馆无声地呆在角落里。打开门,不足一百平米的房间里,陈列着大大小小近千件文物:战士们当年用过的手雷、煤油灯、地雷,拨过的墨绿色话机,挥舞过的大刀,背过的皮包,看过的钟表,提过的水壶,甚至还有一把弹过的土琵琶……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潘福安老人抱起有些灰尘的土琵琶,左手拿住上端,右手做弹奏状,唱起了这首年代久远却家喻户晓的歌谣。

“我是2000年向民政局申请成立铁道游击队博物馆的,成立后不久人慕名前来,我自己也到全国各地巡回展览,11年来有数百万人参观过这些文物。”潘福安是个地道的铁道迷,“人活着就得有个追求,我对铁道游击队有瘾,宣传它我感到快乐。”

2008年,展览馆收到了成立以来最贵重的一件捐赠品,郑惕将军的夫人李慧琴把当年铁道游击队受降日军的军刀捐给了博物馆。那是1945年10月,枣庄和临城(薛城区上个世纪早期称临城)1000多日军向不足百人的铁道游击队投降时上缴的日本军刀,当时郑惕年仅23岁、任政委,出面代表铁道游击队接受日军投降。

“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任?”潘福

安激动地流下泪水,“上次北京纪念馆来这里免费拉走一车展览品,毕竟那是正规的展览馆,能让更多人了解这支队伍,让更多人圆铁道游击队之梦。”

铁道游击队

故乡织起新铁路网

“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枣庄转移了发展方向,逐渐向西偏移。建于1910年的老枣庄火车站该退休了。”王金国老人和记者一起来到市中区的车站街,他看着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看着安静躺着的四条铁轨,倍感亲切。

3日上午10时许,薛城区火车站。这里曾经是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的交会处,是铁道游击队员的集聚点和主要活动地。日军对此处的安全警戒度特别高,派驻一个团的兵力驻扎在临城火车站和铁路两旁炮楼里,负责津浦铁路和临枣支线火车运输煤炭的安全。

1941年夏,铁道游击队经过详细侦察和周密计划部署后,决定夜袭火车站。参战队员化装成铁路工人混入车站,迅速接近袭击目标,将特务头子高岗茂以及士兵石川击毙。

如今,这里已更名为枣庄西站。3日,正赶上端午放假前夕,一楼和二楼的候车厅都坐满了乘客。据了解,2004年6月,随着枣庄市城市转型的发展,枣庄市新城的建立,枣庄市委、市政府迁移至薛城区,此处更名为枣庄站,标志着枣庄城市逐渐向西发展。随着京沪高铁的修建,从2011年6月1日起,枣庄站复名为枣庄西站,京沪高铁站点被确定为枣庄站,这标志着随着高铁的到来,枣庄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劈高山,填大海,锦绣山河上织了铁路网……”这首铁道工人之歌,唱出了修铁路的艰辛和豪迈,如今枣庄的铁路网将织得更加美好,京沪高铁已经步入“试车道”,预计6月底正式通车。在枣庄站前广场上,线形的滨水步道、自然的亲水平台、伸向水中的码头与栈桥、水边湿地和岛屿构成了丰富多姿的水体空间,期待着更多的人来到“铁道游击队故乡”。

MARSENGER
全国招商
电话:0573-87519999

姚明
城招加盟
15965629222
0531-68800556

家人捐出烈士生前唯一照片

“红色影像——建党90周年老照片展”将于6月下旬举办

本报济南6月12日讯(记者 王若松)“舅舅是解放战争时牺牲的,生前就留下这一张照片。”10日上午,家住燕子山小区的张大南带着革命烈士王永利的老照片来到本报,参与“征集老照片,重温红色记忆”的活动。

王永利,原名赵会采,1918年6月出生,山东蓬莱人,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为了革命需要,舅舅用了好几个名字,但是最常用的就是这个王永利。”

张大南告诉记者,根据母亲赵勉之在世时的回忆及1985年长岛的党史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王永利为打击日寇立下了汗马功劳,曾任长岛军政办事处政委,长岛第一任工委书记。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1945年10月17日王永利在长岛附近的海域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获,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受尽了严刑拷打和饥饿摧残。“敌人不给吃的喝的,舅舅面对死亡的威胁,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还鼓励和他一起被

捕的同志坚定信念,坚决不向敌人妥协。”张大南说。

不幸的是,1945年11月,王永利被押到当时的青岛崂山县阴岛西大洋村滩头枪杀,年仅27岁。“舅舅没有留下后代,听我母亲说,那时候舅舅刚结婚,遇难后他的夫人南下,从此就失去联系了。”

如果您家收藏着具有历史特色和典型时代印记的老照片、实物,请来电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个人、单位将收藏的与党史有关的实物或照片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济南读者可直接到山东新闻大厦齐鲁晚报机动新闻中心咨询,联系人:董钊;济南以外的读者可致电0531-85193180报名。活动详情可咨询本报热线96706。

“红色影像——建党90周年老照片展”将于6月下旬举办,读者提供的实物将在展览中一并展出。由读者自愿捐赠的展品,将由有关部门统一收藏并向捐赠者颁发证书。

左图:张大南带着舅舅王永利(革命烈士)的照片来到本报。本报记者 王若松 摄

